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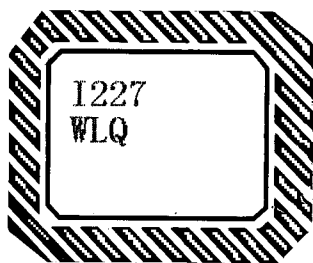
港大・詩・人

王麗瓊 吳美筠 胡燕青 胡國賢 葉輝 編

務印書館

港大 · 詩 · 人

編委 王麗瓊 吳美筠 胡燕青 胡國賢 葉輝



商務印書館

港大・詩・人

編 委：王麗瓊 吳美筠 胡燕青 胡國賢 葉輝

責任編輯：羅宇正 封面設計及攝影：駱慧瑛 www.irenelok.com

出 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 刷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

版 次：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© 2007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13 - 978 962 07 4429 7

ISBN 10 - 962 07 4429 2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序一

百載弦歌總是詩

李焯芬

現代詩是現代人內心感情的節奏。就像人心中的一張弦琴，隨着內心感情的時空流程而產生各樣的旋律和節奏，合成一首美麗的生命交響曲。

人的內心感情世界如此；心外的物質世界和宇宙亦如此。現代物理學的弦論認為：宇宙是由無數宇宙弦組成的大海。每一個基本粒子（無論是電子、光子、中微子和夸克等），實際上都是一條很小很小的一維弦（即宇宙弦），有着不同的振動模式。在宇宙的大海中，基本粒子就像水中的泡沫，不斷地產生，也不斷地湮滅。現實中的物質世界，其實也是無數宇宙弦合奏的一曲壯麗的交響樂。現代物理學果真已到了“心物一元”、“緣起性空”的境界。

對許多港大校友來說：港大從來就是個“心物一元”、“文理兼容”的夢工場。求學時代，它曾是一首乘着青春和理想飛翔的歌曲。如今，驀然回首，它卻已成長為華采滿章的百載弦歌。從孫逸仙到張愛玲，從民國元年到回歸十周年，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，包括詩集裏諸位才華橫溢的詩人。他們用詩的語言，來紀錄香港社會的百年滄桑、風物人情和生活裏一個個觸動人心的小故事。唸着他們的詩篇，彷彿在重溫他們與香港社會一起走過的日子。

衷心感謝胡燕青、吳美筠、胡國賢、黃國彬及王麗瓊諸校
友的努力，讓詩集得以順利出版，讓大家可以欣賞這些優美動
人的好詩。

二零零六年聖誕

序二

上庠舊侶 南島新聲

單周堯

近數年，中文學院頗與新詩結緣。二零零五年七月，與武漢大學文學院、徐州師範大學合辦「痙弦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」，並簽署了「中國新詩研究合作計畫」備忘錄。翌年四月，在廣東茂名信宜市舉辦了「鄭愁予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」。今年復活節期間，則與蘇州大學文學院、武漢大學文學院、徐州師範大學、《台灣詩學季刊》合辦「洛夫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」。明年三月，將與武漢大學文學院、徐州師範大學、《都市晨報》、《彭城晚報》合辦「余光中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」。

來港大講學和教導同學創作的詩人也多起來了。自二零零六年初起，欣得鄭愁予教授為港大本科及深造文憑課程的同學講授新詩創作，並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擔任「陳漢賢文藝講座」的演講嘉賓，講題是「漢詩中的自然是人文思維的歸依」。於是，鄭教授的名句——「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，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……」，便在港大傳誦起來了。

從今年九月起，鄭教授將在中文學院開辦的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課程中，講授文藝創作專題研究。除鄭教授外，任教該課程的還有馳譽香江詩壇的胡國賢校長（中文學院校友，一九六九年畢業）、胡燕青女士（中文學院校友，一九七八年畢業）及王良和博士（中文學院校友，一九九四年哲學碩士）。

中文學院創始於一九二七年。學院為慶祝成立八十周年，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講座，其中第四講由大詩人痲弦教授主講，題目是「成為一個詩人的條件」。痲弦教授講得很動聽：

詩來自生活，不是來自學問。學問越大，詩可能寫得越差，因為學問是邏輯的，理解的，分析的，可以學習得來，而詩是純粹感覺的，這個感覺的能力是與生俱來的，也就是所謂的慧根。

詩人都有幾分自戀，這沒有關係，不要太過分就行，詩人是自戀的。長城很多人都去過了，但是詩人去了長城，那就石破天驚，不得了，一件大事了，因為我們的大詩人來了。

一般來說，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，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，好像車的四輪、鳥的雙翼一樣，必須要平衡，一個人才正常。但是我必須說，詩人是非理性的人，誇張點說，詩人是不正常的人，越正常越糟。不正常才能寫詩，非理性，對所有藝術家都重要。

與痲弦教授、鄭愁予教授這些大詩人來往多了，相處久了，就難免受他們影響，我這個不大寫詩的人，也寫了一些有點兒像詩的東西了：

喜與痲弦教授、鄭愁予教授同車，疊床而睡，
鼾聲互聞，抵信宜，得詩一首。

沒醉

愁予

帶着按摩後的舒服

與二十顆詩心
 在無聲的弦上並馳
 誰說弦上無聲
 請再聽
 瘧弦不瘧
 新樂時聞
 心弦還響起馬蹄達達
 與隆隆的車聲共鳴
 搖呀搖
 猶存睡意
 已抵信宜

信宜鄭愁予教授詩歌研討會疊韻六首

誰言孤獨是詩心，千里有緣同唱吟。
 臺海波瀾終不懼，龍王已獻定濤針。
 信宜偶作本無心，喜得方家興唱吟。
 粵語易分平仄調，北人卻苦覓南針。
 玉都把盞論詩心，天馬橫空供唱吟。
 喜與北人研舊律，最宜南調度金針。
 良朋晤面啟詩心，旅舍無端竟日吟。
 最美愁翁才力健，繆斯幸賜我南針。
 縱橫研討見詩心，游俠情懷轉折吟。
 達達馬蹄何所往？賓州盛會賜南針。
 奔潮倒海是詩心，莽莽乾坤寂寞吟。
 浪子天涯何處去？信宜春雨細如針。

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，港大是沒有文學創作課程的，但卻依然產生了胡國賢、黃國彬、陸健鴻等詩壇好手。現在創作課程多了，來港大講學的文學家又不絕如縷，港大校園的創作風氣，一定越來越盛。《港大·詩·人》的出版，正好是標誌港大詩歌創作發展的一個里程碑。最近，為了慶祝中文學院成立八十周年，部分熱心校友更募集捐款，成立基金，推行「駐校作家及校內新文學獎計劃」。相信校內同學對文學創作之興趣與認識，必定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
去年秋冬之際，燕青、麗瓊千叮萬囑，要我為《港大·詩·人》寫序。由於適值學院八十周年，事務繁多，我草草寫了「上庠舊侶，南島新聲」八個毛筆字（見左圖），以求塞責。這樣拖了大半年，《港大·詩·人》馬上就要付梓了，燕青、麗瓊還是不放過我，仍然前來索序。我一邊寫，一邊想，「南島新聲」這四個字，沒有動詞，可以指過去，也可以指未來，相信繼這本詩集的三十一位詩人之後，一定有更多才俊之士，巧心妙筆，一同「減輕學長朱光潛和張愛玲肩上的重擔」。

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
文農單周堯謹識於港大



序 三

期待正比

黃國彬

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，每年都舉行划艇比賽，歷來互有勝負。至於划艇史上哪一所大學的奪標次數較多，則有待進一步查考。不過在划艇以外的兩個領域，劍橋大學肯定領先。

第一個領域是科學。在愛因斯坦之前，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出身劍橋。劍橋的科學隊伍，除了牛頓，還有不勝枚舉的亮星。亮星的數目太多了，一時記不起所有的名字；只記得數年前的一次經驗……

二零零二年夏天，重遊劍橋時買了一本簡介該校的小冊子，在校園餐廳吃午飯時漫不經意地翻閱；一翻竟翻得滿眼星斗……原來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，論得獎人數，劍橋為全球大學之冠。自一九零四年開始，劍橋共有八十一位諾貝爾獎得主，獲獎領域包括物理（二十九人）、醫學（二十二）、化學（十九人）、經濟（七人）、文學（二人）、和平（二人），其中獲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的不勝枚舉。由於名單太長，姑且跳覽年份和獎項吧：一九零四，物理；一九零六，物理；一九零八，化學；一九一五，物理（二人）；一九一七，物理；一九二二，物理；一九二二，化學；一九二七，物理（二人）；一九二八，物理；一九三三，物理；一九三五，物理；一九三七，物理；一九四七，物理；一九四八，物理；一九五零，物理；一九五一，物理（二人）；一九五二，化

學(二人)；一九五四，物理；一九五七，化學；一九五八，化學……一九七三，物理；一九七四，物理(二人)；一九七七，物理(二人)；一九七八，物理；一九七八，化學；一九七九，物理(二人)……一九九七，化學；一九九八，化學；二零零零，化學……。跳覽完畢，香港人大概會說：“啊，劍橋人拿諾獎，簡直易如‘執豆’。”拿諾獎如“執豆”，世界上還有哪一所大學可以企及呢？

第二個領域是詩。自十六世紀開始，劍橋出身的詩人，足以叫所有喜愛英詩的讀者目眩：斯賓塞(Edmund Spenser, 1552–99)、馬羅(Christopher Marlowe, 1564–93)、赫里克(Robert Herrick, 1591–1674)、赫伯特(George Herbert, 1593–1633)、米爾頓(John Milton, 1608–74)、馬維爾(Andrew Marvell, 1621–78)、德萊頓(John Dryden, 1631–1700)、格雷(Thomas Gray, 1716–71)、華茲華斯(William Wordsworth, 1770–1850)、科爾里奇(Samuel Taylor Coleridge, 1772–1834)、拜倫(George Gordon Byron, 1788–1824)、坦尼森(Alfred Lord Tennyson, 1809–92)、休斯(Ted Hughes, 1930–98)……。整部英國詩史，除了喬叟、莎士比亞、蒲柏、布雷克、濟慈、布朗寧、勞倫斯等少數，幾乎是一本劍橋同學錄。誠然，牛津也出過名詩人，如德恩(John Donne, 1572–1631)、約翰遜(Samuel Johnson, 1709–84)、雪萊(Percy Bysshe Shelley, 1792–1822)、阿諾德(Matthew Arnold, 1822–88)、史溫伯恩(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, 1837–1909)、布里吉斯(Robert Bridges, 1844–1930)、霍普金斯(Gerard Manley Hopkins, 1844–89)、豪斯曼(A. E. Housman, 1859–1936)、奧登(W. H. Auden, 1907–73)、麥

克尼斯 (Frederick Louis MacNeice, 1907-63)、斯彭德 (Stephen Spender, 1909-95)、拉金 (Philip Larkin, 1922-85) ……但無論就人數或個別詩人的地位而言，牛津都遠遜劍橋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劍橋一位教授到港大訪問，得悉香港中學生進港大的百分比後，說過這樣的話：“香港學生進港大，比英國學生進劍橋還難。”

進港大既然這麼難，港大學生是否優秀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港大自創校以來，畢業生的成就難以縷述，在這裏只能扼要言之。總括說來，港大畢業生的最大成就，集中於三個領域：政界（公務員）、工商界、醫學界。過去八九十年，香港如無港大校友建立世界數一數二的公務員隊伍，大概不會有今日的繁榮，更不會成為國際一流城市。在工商界，港大校友如何出類拔萃，已經盡人皆知，在這裏不必贅述。至於港大畢業的醫生，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，平均水平要凌駕西方許多國家的同行。我這樣說，並非胡亂吹噓。九十年代之前，我在香港生了病，隨便走進任何一家由港大醫科畢業生開設的診所，都有藥到病除的信心。後來到了加拿大，藥到病除不再是理所當然；有時候，即使傷風感冒，也要碰兩三次運氣，才能找到回春的妙手。因此，在加拿大工作時，我跟朋友說過：“論醫術之精湛，加拿大一流的大國手和香港級數相近的同行不分伯仲；但醫生的平均水平，顯然比不上香港杏林。”今日，容我以港大校友的身分叨叨光，說說個人的感想：在我直接或間接認識而又出身港大的名醫和醫科教授中，有世界級泰斗；跟他們碰頭或提起他們的名字時，心底會油然而生敬，自覺與有榮焉。

香港大學的三大強項，說來有點掃興，也是兩大弱項的根源。兩大弱項是甚麼呢？是科學和文學。劍橋大學成立於一二零九年，再過兩年就慶祝八百周年校慶。港大成立於一九一一年，年紀約等於劍橋的八分之一，迄今卻沒有出過一位拿諾貝爾獎的科學家。反觀沒有進港大的香港青年，到了美國，很快就成為傑出的物理學家，最後奪得諾貝爾獎，叫港大的畢業生艷羨。在文學方面，港大也強不了多少：賴以支撐大局的，好像只有朱光潛和張愛玲。這樣的文學陣容，與政界、工商界、醫學界陣容完全不成正比；更不要說踵武劍橋，把一部詩史——不，把八分之一部詩史——寫成港大同學錄了。

沮喪之餘，我只能希望，這本詩選集出版後，各校友會繼續堅持，在不久的將來為母校帶來一個正比，以減輕學長朱光潛和張愛玲肩上的重擔。

二零零七年一月三日

目 錄

序一 / 百載弦歌總是詩 / 李焯芬 _____ 3

序二 / 上庠舊侶 南島新聲 / 單周堯 _____ 5

序三 / 期待正比 / 黃國彬 _____ 9

王良和 _____ 20

時間問題

雙層牀

父親

晨雨

尚未誕生

聖誕老人的故事

古兆申（古蒼梧） _____ 33

渡

左手書

銅蓮說

何福仁（方沙） _____ 38

頌一隻茶壺

瘦金體

殿春簃

教堂貓的七宗罪

客家土樓

聞說那間舊書店

吳呂南（乞靈）_____ 50

重回學生會舊樓餐廳寄國沛

灣仔摘芽菜的老婦人

吳美筠 _____ 54

油菜花

第十度

第四個上午

公園拼圖

吳嘉榆（白開水）_____ 63

走・路

留給媽一幀相

周兆祥 _____ 67

山詩 5

周國偉 _____ 71

出發

石島的下午，

李孝聰 _____ 77

記一個大澳青年

林力安 _____ 80
街景

林卓倫（百目鳥） _____ 82
一月十六日

姚啟榮（迅清） _____ 85
有那麼愚蠢的人

胡國賢（羈魂） _____ 88
沏
如果 我死
菊
拐彎與攀梯
傘遮三題
我恐怕黎明前便睡去

胡燕青 _____ 100
讀衣
佛學院的燕巢
晾衣竹
離合
摺頁

張永德（劉兵兵、李嵐） _____ 112
生活感之兩性關係
給我的兒女們

張曼儀 _____ 117

悼卞之琳

陸建鴻（楚狂生、蕭艾） _____ 120

黑夜

我們已經很疲倦了

天機

少年遊

礁石

陳少紅（洛楓） _____ 128

飛天棺材

兩個阿當

負離子情人

愛情連環圖

陳錦昌（陳汗） _____ 140

良心遺照

詠春尋橋

蜘蛛巢城

大自然，請配對

未完待續

陳德錦 _____ 152

電車

秋橘